

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左派報紙

牛虻

1980 卷 12 期 2



四人幫固然是罪惡深重的，但打開一張由於幾年來的習慣而繼續訂閱的左派報紙，不禁令我懷念起四人幫來。

四年前，我很自豪的向家裏人說：「你看，我看的報紙不講狗經，不談馬經，沒有黃色小說，有科技消息，有時事評論，有中國報導，完全是新氣象，那像其他報紙的腐朽沒落？」我得到的回話是：「你不覺得枯燥嗎？」

枯燥？會嗎？難道趣味等如低級趣味嗎？

我仍然以看這些報紙為榮，至少內容健康、清新，就如污泥裏的幾朵蓮花。幾家大的報紙，甚至連戲院廣告都沒有色情暴力的電影的。我以很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而這些報紙竟全乎合我的道德要求。我為他潛移默化，我捍衛了別人對他一些報導失實，鸚鵡言論之類攻擊，我對這些報刊有了很濃的親切感，我讀了他們批評某些落後的思想，腐化的作風，都有很強的共鳴。

「打倒四人幫，思想得解放」。在這口號之下，左派的報刊重現了誨淫誨賭的東西。

一家以黨報姿態出現的報紙率先刊登一小幅一小幅半裸的模特兒在沙灘戲水的照片，夾雜著一些花邊新聞，很令人難受。一家大型的晚報出現了馬狗版，吹捧自己的「貼士」如何如何準確，每場「狀態」分析的如何如何深入。而其他小報呢，則更是慘不忍睹了。

肉麻的演員私生活揭發，繪形繪聲的歡場文字，甚至一些隱隱約約的「包醫奇難雜症」、「徵友」一類的廣告都陸續出現。某報有一幅單幅的漫畫，以往多以升斗市民的生活為題材，笑中有淚，然而今日已經墮落為無聊的黃色笑話了。這些報刊，已經淪為低級的小報。

除此之外，副刊的所謂趣味文章也多是介紹某處有某些好吃的，價值

只不過多少十元，很便宜之類，鼓吹物質享受的東西。

甚至一些應有的立場都放棄了。某大報在解答一些關於宗教的問題，說是你認為有便是有，你認為沒有便是沒有，他自己的唯物辯證不知到哪裏去了。

無可否認，兩張主要的報紙在文藝、時事、常識、科技等方面的報導是豐富了些。不過，我仍不禁要問，為什麼要加入這許多不健康的東西？

爲了吸引更多的人看嗎？我相信一些黃色刊物的長期讀者不會轉看左報的，因爲他們覺得這些到喉不到肺的太乏味。

爲了遷就各階層的讀者，然後向他們提供有限度的教育嗎？以美沙酮代替海洛英？

他們的出發點是怎樣我不知道，只是瞭解效果就是**把一塊一塊清澈的池塘弄成一潭一潭的污水**。也許讀者的數量是多了些，但他們對這多了的讀者沒有好的影響。

四人幫的言論儘管有多清高，他們的生活是腐化的。口不對心，這是虛偽，可鄙。但連言論都腐化，豈不是更可鄙？